



我與金庸 李以建

深入淺出 文字般若

近三十年前，我初來乍到香港，經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老師舉薦到金庸先生身邊工作。金庸先生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並加以分類登記他多年來閱讀和收藏的書籍，一部分是從他家中書房搬來的，一部分是辦公室書櫥上的。我把需整理登記的書籍分批攤放在金庸辦公室的地毯上，逐一翻開，登記入冊。有時不自禁會隨着翻開的書頁而閱讀起來，偶爾金庸先生來辦公室，他只是微笑地詢問幾句，從不管我的具體工作和進度。

金庸先生擁有的圖書，主要有四類：文學、歷史、佛教、圍棋。令我印象極深的是，他擁有多套《大藏經》，其中有普慧大藏經刊行會一九四四年版的《南傳大藏經》和《大藏經》；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原編輯、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一九五七年版的《大藏經》；以及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一九七四年版的《中華大藏經》。還有許多線裝本的佛經，如《楞嚴經》、《大智度論》、《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等，以及大量英文版的佛學經典和研究著作。如果這只是作為個人的藏書，或許不少愛書者、藏書家、學者專家都遠超過他，但難能可貴的是，幾乎每本佛教書籍金庸先生都翻閱過，其中絕大部分都留下他點讀時所做的紅筆圈點和批註。

金庸先生的讀書習慣是直接拿紅筆在書頁上點讀，寫批註。他素以博聞強記令人印象極深，且有過目不忘的驚人之處。他閱讀量之大、涉獵之廣，通常學者都難以相比。他記憶力超人，很多書籍讀後就直接在寫作中引用，不需再查對原書。他讀過的書籍恍如被全部印刻在他的大腦硬盤裏，存放在記憶庫中，隨時可用他的天才檢索提取出來查閱改寫，以他的般若來融會貫通，重新創作，自成一體。〈談「色蘊」〉就是明證。它分為七個部分，作為「聽香室筆談」連續發表在香港《內明》佛教月刊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第六八期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第七四期）。這篇佛教研究的長篇論文，邏輯縝密，條理清晰。所論所證均引經據典，信手拈來；所思所議亦獨特新穎，非初學能有。

不過，根據金庸《後記》自述，「我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間開始親近佛法」，至此文的第一部分問世，才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間，至全文的刊發也才一年半的時間。他能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閱讀如此之多的佛教經論，撰寫出如此論理深邃、見解獨到的佛學論文，委實令人訝異。我以為，不用累世修行所得，無法解釋。恰如金庸於一九七七年《俠客行·後記》談到，小說雖體現出「大乘般若經以及龍樹的中觀之學」，「極力破斥繁瑣的名相戲論」，「強調『無著』、『無住』、『無作』、『無願』」，但自己「寫《俠客行》時，於佛經全無認識之可言」，《金剛經》也是去年十一月間才開始誦讀全經，對般若學和中觀的修學，更是今年春夏間之事」。他坦誠表白：「此中因緣，殊不可解」。

金庸的文字般若更表現在天賦異稟的文字表達能力。無論多麼艱深的理論，他都能將其化為最平白通俗的白話加以表達。古人晦澀難解的文言文，他引用時總是能以平直樸實的直譯重新複述道明。西方哲學經典同樣也難不倒他，照樣能化繁為簡，變難為易。恰如金庸在〈談「色蘊」〉中說到，佛陀認為眾生平等，「佛陀對任何人都說法，不論是國王、大臣、富翁、貴婦，還是傭僕、奴隸，他都肯不厭求詳的教導」，「如果他的話中包括大量抽象概念和專門名詞，

好像後世佛學者們所說的那樣，這許多沒有什麼知識的人又怎麼聽得懂，又怎麼能得到解脫？」金庸的寫作自始至終奉此身體力行。《金庸學佛》除了〈談「色蘊」〉，其餘的文章都是根據金庸手稿整理，首次發表，篇名為編者擬寫。其中「佛經故事」七則、〈佛義淺釋〉，可謂金庸踐行宣揚佛法的嘗試。〈佛教八宗〉則是〈談「色蘊」〉的補充。

二〇一八年金庸先生逝世後，承蒙金庸夫人查林樂怡女士的信任，讓我參與整理先生的遺物，尤其是他的藏書和部分手稿。再度面對金庸先生擁有和閱讀過的數萬冊書籍，睹物思人，先生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雖然不能親聆他的教誨，但我發願投入全部身心和精力認真仔細整理他的書籍和手稿。經過三年多的努力，絕大部分藏書已經完好地轉交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同時，盡自己的淺陋學識，將他研究、翻譯和撰寫的心得筆談，歸類梳理，陸續編輯出版，公諸於世，以期所有的迷途和眾多的研究者能更深更廣地了解金庸，打開並探索金庸深邃的知識世界。

《天鵝湖》百年傳奇



黛西札記 李夢

自從一八七七年年初在俄羅斯莫斯科大劇院首演，芭蕾舞劇《天鵝湖》已是全世界舞臺常演常新的經典，經由不同文化背景的編舞及舞者改編、再詮釋，不斷加添新意。本月底至下月初，香港芭蕾舞團將聯同英國皇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者馬修·鮑爾以及荷蘭國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者康斯坦丁·艾倫，演繹三藩市芭蕾舞團駐團編舞家波索克霍夫編創的全新製作《天鵝湖》。

雖說今時今日《天鵝湖》已然成為世界各地芭蕾舞團常備舞碼，但在最初面世的幾十年間，卻一直面臨被冷落甚至被遺忘的尷尬。個中緣由，還要從《天鵝湖》首演失敗說起。

事緣一八七一年，三十一歲的柴可夫斯基來到妹妹家中小住，希望為外甥們送上一首根據德國童話作品改編的獨幕芭蕾舞劇。四年後，莫斯科大劇院藝術總監邀約作曲家為大型芭蕾舞劇《天鵝湖》配樂，並許諾事成後支付八百盧布酬金。對於在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年收入一千五百盧布的柴可夫斯基而言，這般豐厚報酬自是吸引，而更重要的是，當時在交響樂創作已頗有建樹的作曲家，終於可以藉此機會在芭蕾舞音樂創作上一展身手。

可是，作品面世後遭受的指責與非議，完全超出柴可夫斯基意料之外。聖彼得堡等地報紙刊出評論文章，稱此作「完全沒有可看之處」。排練不足，女主角臨時更換，樂隊篡改樂譜，如是種種都成

為《天鵝湖》首演的硬傷，令到這部傑作被無辜「雪藏」，直到數十年後柴可夫斯基去世，才重新被後世發現。

一八九五年，俄羅斯天才編舞家彼季帕與列夫·伊凡諾夫重新編創，再經由聖彼得堡馬林斯基芭蕾舞團重新演繹，《天鵝湖》終於一演成名。新編版本中有眾多亮點，包括第三幕黑天鵝奧狄莉的獨舞。女舞者需要一口氣完成三十二個「揮鞭轉」，且整個過程中腳尖移動的範圍不能超過一條皮帶圍成的圓圈。這對於女舞者的力量、技巧以及身體平衡協調能力，都是十足考驗，被視為芭蕾舞劇女舞者的「試金石」。

當年柴可夫斯基希望《天鵝湖》音樂不僅是舞蹈伴奏，更成為有獨立性情和個性的藝術品，可這超前理念生不逢時。多年後，一代代編舞家的改編版本，讓他的未竟理想成為現實。音樂與舞蹈的對話，在《天鵝湖》中各有特色而又能渾然如一，這恰恰是藝術融通與互動之美的絕佳呈現。



《天鵝湖》女主角通常分飾黑天鵝與白天鵝兩個角色。香港芭蕾舞團供圖

玉蘭靠近百姓



人生在線 延靜

玉蘭花為稀貴品種，每年春寒料峭開花一次，白色紫色花朵碩大，花期不過幾天，甚為珍貴。記得七八十年前上小學時，為了觀看玉蘭花，我們要到大遠的頤和園。那時沒有大轎車，學校租了一輛貨車，學生每人拿一個小板凳，坐在後面拉貨的車廂裏，經過幾個小時顛簸到了頤和園。穿過人羣，來到古香古色的玉淵堂，看到院子裏的兩株玉蘭樹，滿樹大朵白花，開得正旺。觀賞的人絡繹不絕，這段賞花記憶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腦海中。

大學畢業後，我幾次出國，在駐外使館工作，兒時的記憶漸漸淡忘。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搬入北京朝陽區嘉禾園小區，一個偶然的機會，玉蘭花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是一個初春，我們到離家不遠的龍潭湖公園散步，進門一眼便

看到湖邊的迎春花已經開放，隨後映入眼簾的是，湖邊的幾株玉蘭樹，白色的玉蘭花已經綻放，紫色的玉蘭花含苞欲滴。我大吃驚不小，心裏想：「觀賞玉蘭花再不用去頤和園了。」

轉過年來，更使我吃驚的是，小區庭院的幾株玉蘭樹，迎着春風也開出白色的花朵。原來小區新建，美化庭院時，工人們移種了幾株玉蘭樹。望着潔白的玉蘭花，我心中不禁自言自語：「玉蘭花已走近百姓。」

現在年紀大了，住進養護中心。這裏有二十棟樓房，供居家養老所用。春天到來，花草發芽，樹木返青。忽一日觀賞到，就在我們居住的樓前，幾株玉蘭樹綻放出白色花朵。住客不少人前來觀賞，我們每次經過，不僅可以賞花，還能聞出淡淡的清香。

玉蘭是珍貴的品種，如果說過去是「物以稀為貴」的話，那麼今天它廣為播種，仍不失其高貴的品格。玉蘭花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它的變遷也彰顯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英倫漫話 江恆

如果提到如今歐美暢銷書，很搶風頭的無疑是《火焰與陰影之屋》和《鐵焰》等小說，不僅締造了破紀錄的預售成績，並且許多書店舉辦了「午夜首賣」活動，彷彿又看到當年《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問世時的空前盛況。

顧名思義，這些小說都有着奇幻色彩，同時不失浪漫情節，這正是當下在西方興起的浪漫奇幻小說（romantasy），即英文「浪漫」和「奇幻」的混合體，適用於融合兩種類型元素的小說體裁。目前有關該術語的來歷說法不一，早在二〇〇八年的英文《城市詞典》裏便已出現，這款流行線上詞典專供網友發表對一些英文流行辭彙或俚語的解釋，近年該詞彙的使用量已呈爆炸式增長，大量用於社交媒體和奇幻愛情遊戲的營銷文案中。

就浪漫奇幻小說本身而言，通常以奇幻故事為主體，雜糅仙女、魔法等內容，但經典的浪漫橋段也必不可少，從敵人到情人、靈魂伴侶以及三角戀等浪漫元素常是情節的驅動力。比如在歐美此類暢銷小說中，有關於魔法師的歷史浪漫故事，如弗雷亞·馬爾斯克的《奇妙之光》；也有關於競爭龍騎士的史詩浪漫故事，如麗貝卡·亞羅斯的《第四翼》；還有展露人性陰暗面的國王為主角的暗黑浪漫小說，如雷文·甘迺迪的《鍍金囚徒》，以及以脾氣暴躁的仙女教授為主角的舒適浪漫小說，如希瑟·福塞特的《艾米莉·王爾德的仙女百科全書》等。在這些小說中，讀者可以探索各種各樣的奇妙關係，例如身為吸血鬼的戀人、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穿着閃亮盔甲的騎士或遊走於道德邊緣的惡棍等等，伴隨着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的發展，時而有驚險、快節奏的冒險，時而有令人沉醉、緩慢燃燒的愛情。

在西方眾多的浪漫奇幻小說家之中，莎拉·馬斯是佼佼者之一，她的《玻璃王座》和《荊棘與玫瑰法庭》系列最受歡迎，如今已被譯成近四十種語言並在全球售出三千七百萬冊。

想像力的國度



▲莎拉·馬斯著《玻璃王座》《荊棘與玫瑰法庭》等作品。資料圖片

而啟發她走上這條創作之路的，是英國作家托爾金的奇幻小說《魔戒》，用她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的話說，在幻想世界中，一方面有黑暗力量，另一方面還有試圖拯救世界的勇者，這實在讓人着迷。而曾經捧紅了JK羅琳的英國著名出版商布魯姆斯伯里，也成了馬斯的伯樂，在過去十二年裏為她出版了十多本書，使其享有了明星般的影響力，出版商甚至將浪漫奇幻小說形容為「由她引領的流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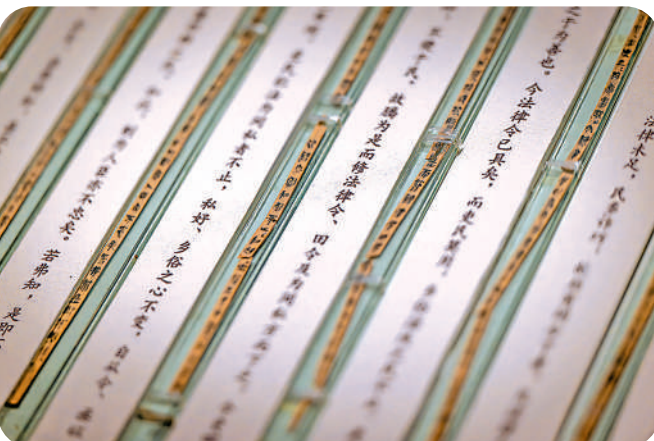
實際上，浪漫奇幻小說之所以暢銷，部分原因是這些作家在社交媒體上擁有大量忠實粉絲，反過來又助推了該小說類型的商業成功。以馬斯為例，光是在TikTok上，帶有與她的書籍相關主題標籤的影片就有超過一百四十億次觀看。在專門提供書籍相關內容的平台BookTok上，粉絲們熱烈分享他們的書籍排名、新書中可能出現情節的猜測、最喜歡的名言集錦以及受書籍啟發的服裝等等。

與此同時，浪漫奇幻小說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探索自己幻想的空間，從古代的戰場到現代的辦公室，總有一個故事背景符合你的口味，這是其他類型書籍所無法提供的。如同小說《太陽女王的審判》的作者妮莎·圖利所說，「在這個奇幻的世界中，你可以對號入座，也能夠隨心所欲，比如你可以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進行復仇或與敵人握手言和」，這種情景只能在幻想世界中創造。另外，這一類小說的吸引力還在於，常以性格堅強又細緻入微的女性為主角，正如《墮落者王座》的作者克里·馬尼斯

卡爾科所言，這裏沒有需要拯救的少女，奇幻讓女性擁有了一切，她們被允許變得強大，以完成史詩般的任務，而浪漫主義又讓她們能從各方面平等的伴侶中找到愛情，這些故事尤其吸引女性讀者。

除此之外，實現身份平等也是浪漫奇幻小說流行的一大因素。剛剛出版了《星塵之城》的作者喬治亞·薩默斯，就嘗試讓有色人種進入奇幻世界，書中的敘事不再是傳統的白人男性為主，也不光有歐洲中世紀的村莊場景。而作家安娜莉·斯布拉納在《荒野傳說》中，索性將角色陣容全部設定為黑人，在她看來，小說的讀者來自不同種族和各行各業，這樣的創作反映了人類族群多樣性的深度和廣度。從實際效果來看，讀者的反饋是正面的。

從更深意義上講，浪漫奇幻小說的流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時代的縮影。如同出版商布魯姆斯伯里的負責人說，奇幻作品常與它所處的時代對話，當全球範圍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充滿不確定性時，讀者便產生了逃避的需要，人們希望遠離現實世界，而浪漫奇幻小說可以作為現實和想像之間的緩衝，並以故事的方式給我們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局。雖然奇幻的另一個子類型「恐怖黑暗」在二〇一〇年因小說《權力的遊戲》而變得流行，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舒適的奇幻、浪漫和童話奇幻的崛起，這恰恰說明人們需要這些書籍帶來更多振奮人心的感覺，讓我們以更平和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周遭變化莫測的世界。



▲「惠此簡書——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展出的睡虎地秦簡《語書》。

「惠此簡書」

湖北省博物館策劃的專題展覽「惠此簡書——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開幕。本次展覽共展出睡虎地秦簡二十八枚及「中國最早的家書」木牘一件，並首次同步展出最新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喜」的3D復原頭像。

雲夢睡虎地M11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竹簡，內容包括當時的法律制度、行政文書和醫學著作等。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曾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並在二〇〇七年之後少量局部展出。 新華社



市井萬象